

· 潮 汐 文 丛 ·

天 鹅

张 昆 华



花 城 出 版 社



张 昆 华

天 鹅

花 城 出 版 社

福州大学图书馆藏书印

天 鹅

张昆华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经 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插页 190,000字

1935年5月第1版 194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500册

书号 10261·563 定价 1.55元

内 容 提 要

五十年代的张昆华，主要从事诗歌和散文创作。自中篇小说《蓝色的象鼻湖》获全国儿童文学奖后，他的小说创作开始引起评论界的重视。本书收入他的六个短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

作者具有较丰富的生活阅历，创作题材遍及社会的各个方面。短篇小说《炊烟》，深情地描写了一位老红军战士在他的弥留之际，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深情怀念和与逆境作斗争的崇高精神境界；《让我告诉你》，感人至深地叙述了一个女作家半个世纪里的几个生活片断，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与作家的深厚感情。中篇小说《天鹅》，是作者近年的力作——美丽的傣族姑娘玉糯吭被四个小伙子同时爱上，后来终于与岩木戛结婚。婚后第二天岩木戛外出打猎，早想占有玉糯吭的造反派头头岩龙尾随后，谋杀了另一青年岩桑，把罪名转嫁到岩木戛身上。岩木戛为逃避迫害，在国境线上负了重伤，被迫流落异邦，又遇到玉糯吭的生身父母，并有意将其身边的女儿许配给他……故事情节错综复杂，曲折生动；主题思想也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作者善于结构故事和安排情节，作品描绘的地方民族风情世态饶有情趣，文笔流利抒情，可读性较强。

序

感谢花城出版社将我的中短篇小说集《天鹅》收入“潮汐文丛”出版。但愿它是大海的呼吸，生活的潮汐。

近年来，我出版了四本书。只有散文集《洱海花》初版和重版时写过一篇后记。至于长篇小说《魔鬼的峡谷》、《爱情的泉水》和中篇小说《蓝色象鼻湖》等三本书，初版印行时，既无序，也无跋。后来，当这三本书重版印行时，我才分别为每本书写了一篇再版后记，谈了一些与创作该书有关的情况和体会。

如今，要为这本中、短篇小说集作序，由于篇目较多，创作情况又不尽相同，想说点什么，就感到有些为难了。加之我这个人似乎是怕写序的。我觉得，写序，要比写后记难，特别是为自己的作品写序。

所以，当初，这个集子，我曾想请别人作序。他人作序，无论怎样评说，悉听尊便。我的理解：序，也许只是入门的向导，不过想把读者的心思引进书里而已吧。至于以后读者对其中作品的观感如何，也许又是另一回事了。认识和评价一篇作品，并非每人每时都是一致的。最能说明作家创作水平的，那还是作品本身。

读者有权挑选、品评、褒贬任何一个作家的任何一篇作品。

作家并不是读者的精神贵族。

作家应当是读者的知心朋友。

写了以上的感想，就作为序吧。

张昆华

1984年6月14日

目 录

序	炊烟	让我告诉你	大陆的边沿	风儿敲打门窗	杏花春雨江南	落叶	天鹅
1	1	38	57	76	90	121	139

炊 烟

每天早晨，当曙光照亮了天空、原野和大地，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推开窗子，看一看海边那座青石砌成的小屋，看一看那从小屋上升起的一缕缕乳白色的炊烟……

我记得，一位诗人曾经说过：炊烟是报平安的。这样来描述炊烟，确实令人感到朴素、深切而又形象。我之所以也有同样的体会，是因为在海边那青石砌成的小屋里，住着一位值得我为他的生存而感到担忧的老人。如果心脏是人的生命的火苗，那么，他的生命之火，随时都有熄灭的危险。因此，我深怕在哪一天的夜里，老人伤残的肺叶会停止了呼吸，再不能吸取氧气供给他的血液燃烧；或者，老人脆弱的心脏会停止了搏动，奔腾的热血将渐渐冷却、凝固下来……

因此，每天早晨，我总是希望能看到他的小屋会准时飘起袅袅的炊烟。如果炊烟上升了，那就说明他还活着，说明他已开始了平凡的劳动。这时，我悬着的一颗心，才会落到实处，才可能去做其它事情……

我这样说，确实没有丝毫的夸张。如果你也是一个医生，并且仔细地检查了老人的身体，看了老人长期以来的病历记录后，我相信你也会有同样的感觉。甚至于，你也许还会认为，老人之所以还能活着，这简直是生命的奇迹，是难以用医学观点来解释清楚的。

“战士的生命啊，竟会如此坚强！”我第一次接触到老人，在认真检查了他的病情后，不禁说出了这样一句赞叹的话。因为是当着老人的面，我不能把心中的隐痛完全流露出来。所以，我咽下了已经涌到喉咙边边的另一句话：“坚强的战士啊，我真担心你能否活到明天，能否看到曙光再一次从祖国的大地上升起……”那时，我怜惜老人生命的话虽然是压下去了，但眼眶里却止不住湿润起来，一颗豆大的泪水正正地滴在了我刚刚才写在病历表上的老人的名字上。老人的名字由于墨迹未干，再加上泪水的浸润，字迹渐渐模糊了，我只得在填写姓名的那一个栏目的上边，重新用力地写道：

“贺大鹏……”

因此，老人的这个名字，一开始就多么鲜明地烙印在我的心里啊！这当然是许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时，我刚从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省里的工人疗养院当医生。疗养院远离城市五十多公里。院址座落在海滨，背靠青山，面向碧海，听

林涛与海潮共鸣，看山鹰伴海燕齐飞，风景真是美丽极了。不过，由于疗养院初建不久，四周还显得十分荒凉。特别是在疗养院病房大楼和大海之间，有一片宽阔的荒滩还没有被开垦。荒滩上长满了茅草、荆棘。夜里，常听到野狼和其它怪物在那儿发出恐怖的嗥叫，听来让人感到一阵阵寒栗。我想，在这边远、清冷的疗养院，作为一个正处在青春年华的姑娘，我能享受到什么更多的生活乐趣呢？

当我的这种思绪刚刚露头的时候，不知是领导上有意安排，还是恰巧碰上的，我接收了贺大鹏这位来疗养院作长期休养的病人。不久，我就感到：在生理上，他是我的病人；但在思想上，他却是我的“医生”……

我负责医治的病人，当然不止贺大鹏这一个。但贺大鹏却是我首先要给予特殊治疗和护理的第一位病人。这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他严重的伤病和虚弱的身体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曾经作出了特殊贡献的缘故。而后者，我一开始是并不了解的。因为，从他的相貌上看，他并不具有某些小说或电影上常常出现的那种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他个子不高，还微微有些驼背；头发和两鬓虽已斑白，但两道浓眉却是异常地乌黑；脸色苍白，嘴唇呈现出病态的茄紫色；唯一能看出他还充满活力的标志，便是那一双闪耀着犀利光芒的眼睛了。这大概就是他生命的秘密吧！我看着他那明亮的眼睛，向他一一询问着病历表上需要填写的栏目。当问到何时参加革命时，他先是愣住了。停了一会儿，他才微笑着说：

“周医生，不填算了吧，反正什么时候参加革命工作，还不是一样？”

“老贺同志，这你说的就不对了。”我也笑了笑，耐心地对他解释道，“按我们疗养院的规定，职务高或级别高的高干，要给予特殊照顾。你呀，职务是炊事员，级别也不会太高，但如果资格老一些，也可以享受特殊照顾的……”

“哦，这是论资排辈来讲享受呀！”老贺不安地皱了皱眉头，“那你就写上吧：新兵！”

“新兵？”我不由感到诧异了，“莫非你刚参加革命工作？”

老贺点了点头，目光久久地注视着窗外那波浪滔滔的蓝色大海：

“是的，我每天早上一醒过来，都有一种新参加革命工作的感觉。我不能总是躺在过去的岁月上睡大觉啊！所以，我认为我永远是一个新兵……”

看来，这老人的脾气还有些古怪。新兵就新兵吧，我照直给他填写了上去。看着病历表上“新兵”这两个字时，他脸上不安的感觉消失了，渐渐露出了欣慰的微笑。而我却在思索着：他为啥对何时参加革命工作要保密呢？

后来，我让他躺在病床上，仔细地为他检查着身体。当我抚摸着他那遍布浑身上下的累累伤疤时，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竟会是一个新兵了。我认为，他起码是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不然，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枪伤呢？之后，我用听诊器听了 he 心脏跳动的声音，听了 he 肺部呼吸的声音，说真的，我不由得为他那已处在垂危之际的生命，难过得流下了

伤心的眼泪。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把老贺送到了病房里。当我慢慢地走回到医生办公室的时候，我们疗养院的老院长早已在等待我了。

“小周，你已经替贺大鹏同志作过入院检查了吧？”老院长忧心忡忡地问我。

我只是点了点头，泪珠儿仍在眼眶里打着转转，一时说不出话来。

“是呀，你心情难过，我心情也不好受。一个来疗养院疗养的病人的病历，不由本人带来，而以机密文件的方式寄来，这种特殊情况，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老院长说着，从一个褐色牛皮纸制的文件袋里，抽出一叠大小不等的病历记录，并把附在上面的一份公函一齐递给了我，“你看，这是省委组织部对贺大鹏同志情况的简要介绍，这是各个医院的体检和诊治记录，几乎每个主治医师都断言贺大鹏同志不会活得太长久，都建议给他最好的治疗和护理，他想吃什么，就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得到最大的欢乐……”

我用微微颤抖着的双手，捧起省委组织部的介绍信和其它医院的病历记录，默默地读着：

“贺大鹏同志，共产党员，老红军战士，云南省绞平渡人，一九三五年参加工农红军，经过爬雪山、过草地，在夺取六盘山的战斗中，胸部负重伤。他从抗日战争时期起，直到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一直给彭德怀同志担任炊事

员。在朝鲜战场上，他又身负重伤。该同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功勋卓著，积劳成疾，以至伤病严重，望给予精心治疗，特别照顾……”

读着读着，我终于泣不成声了。啊，原来他是一位红军老战士呀！他为革命负过伤，流过血，作出了那么巨大的贡献，可他却不要半点特殊的照顾。为了使疗养院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同志来对待，他甚至说他只是一个新兵。

“小周，你虽然是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出来的医生，医术和经验都还不足，但是，组织上信任你。院里决定把老贺交给你负责治疗和护理！”老院长略微停了停，感情深沉地说道，“他，没有任何亲人，也没有家了，党和同志就是他的亲人，疗养院就是他的家。再者，关于他活不了多久医生们的预言，可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啊……”

我又看了看其它医院的病历记录，再也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便向老贺的病房跑去。可是，我一推开门，不见他在屋里。与他同病房的一位休养员告诉我，老贺到海边去了。

我急忙出了病房大楼，向海边走去。我边走边寻觅着。只见在那粼粼波光的辉映下，有一个人正站立在海边的那座青石岩上。从那人的剪影看来，好象就是老贺。这时，我也顾不得海滩的茅草丛中会躲藏着什么毒蛇猛兽了。因为老贺在前边，沿着老贺走过的道路走过去，还会有什么危险呢？

汹涌澎湃的海浪击岸时发出的声音，仿佛是大海在唱着一首使人激奋的歌。老贺面向滔滔的大海，他那迎着海风飞舞的白发，宛若一朵雪白的浪花。我走得很轻很轻，一直到

了他的身边，他才发觉。当他转过身来时，我看见他的眼里闪烁着泪花。这么刚强的一个战士竟然流出了眼泪，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事使他伤心了吧？可是，还不等我开口问他，他却镇定地说道：

“周医生，刚才老院长和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到了……”

“啊……”霎时间，我惊愕了。由于我们的疏忽，使老贺在精神上受到了多么巨大的打击啊！

“医生们对我的生命的预言，证实了我的感觉。”老贺的声音并没有半点忧伤，“死，我并不害怕，我难过的只是，我不能活得更长一些，以便能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老贺同志，你……”我象孩子似地伏在他的肩头，放声痛哭起来，“原谅我的幼稚，让你知道了你身体的真实情况。”

“不，需要原谅的，不是你，而是我。当然，我不是故意去偷听你和老院长的谈话，我是偶然碰上的。我觉得，这样也好，让我先有个思想准备，以便计算一下，在我去向马克思报到之前，还可能剩下多少日子，怎样才能不虚掷这些宝贵的光阴……”

大海的浪潮，有节奏地鸣响着，好象是在有意地伴和着老贺说话。此时，我实在说不出什么空洞的用以安慰他的话来，只想到了作为一个医生的崇高职责：

“老贺同志，我们一定尽力为你医治，让你生活得好一些……”

“有的人，知道自己活不久长了，便尽情追求享受。不，我不能效法那种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从入党的那一天起，便知道我的义务只是为人民的利益奋斗终生。”老贺昂然地从那座岩石上走了下来，用手拨弄着生长在岩石边的葱绿、旺盛的芦苇，“比起牺牲了的烈士，我从人民那里得到的享受，已经是够多的了。”

我专注地倾听着这些发自肺腑的火热的语言。海风呼呼地从耳畔吹过，不时还挟来一点点清凉的浪花，溅落在我微微发烫的脸上。

“周医生，刚才我站在岩石上，面对奔腾的大海，想到了一个人的生命不能永恒，为什么偏要追求永恒呢？为了利用我有限的生命力，我决定要做一件事情，希望能得到你的允许和支持！”老贺的右手扶着岩角，仿佛是为了让坚硬的岩石支撑着他，让他能站得更久一些。

因为我的眼里迷濛着泪水，远处的大海和海上的云霞，我觉得是一片模糊。但近在身边的老贺和他所倚靠的岩石，形象却是十分鲜明。我甚至还看清了老贺眼角上的一条条苍老的皱纹。说真的，我从心底对他充满了同情和尊敬：

“老贺同志，你要我怎么办呢？”

“我一来，就爱上了这片宽阔的海滩……”老贺深情地看了海滩一眼，又伸出手臂一挥，好象是在丈量土地，“请允许我在接受治疗的同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把这片荒凉的海滩开垦出来，使它能变成一座开花结果的苹果园……”

“不，不！你的伤病严重，我不能同意你这样做……”我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老贺还会有建设苹果园的愿望。但我一时又想不出反对他的更恰当的理由。

“老院长不是说，要使我在死前获得生命的最大欢乐吗？我认真地想了想，我生命的最大欢乐，不是吃喝，而是劳动；不是享受，而是创造；是在我死后还能能为同志们留下一点劳动的成果，为后代留下一点有益的东西……”老贺说到这里，上前来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他那充满了希望和理想的目光，象烈火一样灼热。我从他有力的手上，感到了他的脉搏在跳动，感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心在跳动。他停了停，又接着说，“让我把我的生命，化作苹果园吧……”

老贺的心境，是那样的壮丽，看不出他象是被死神威胁着生命的人。他伸出双手分开了茅草，迈开双脚蹬平了荆棘，向荒滩的深处豪迈地走去。

我踏着老贺的脚印追了上去。老贺弯下腰，从地上抓起了一把泥土，使劲捏了捏，欣喜地说道：

“多么肥沃的土地啊，准能生长好苹果树！”

“老贺，你干吗非要开辟、建设苹果园不可？搞点其它轻微的劳动不行吗？”

“这是我心中的一个秘密。”老贺微微地笑了，“不过，这秘密你迟早会知道的。周医生，如果你有我同样的经历，我想你也不会有其它的选择……”

“好吧，我向老院长汇报你的要求。”我也顺手抓起了一把泥土凑到面前，从泥土上，我仿佛闻到了苹果花的芬芳。

随着太阳的东升和西沉，随着海潮的上涨和衰落，那一

片宽阔的海滩渐渐改变了模样：一株株苹果树苗，在海风中茁壮地成长；一簇簇清香的花朵，在阳光下引来了蜜蜂的欢唱。啊，一座生机勃勃的苹果园，终于象神话般地在海滩上出现了。

使我心里感到特别高兴的，还不仅仅是这座苹果园的胜利诞生，更重要的是，老贺战胜了死亡对他的一次次挑战，终于一日日、一月月、一年年地活了下来。这与其说是由于对他进行了精心治疗的缘故，还不如说是因为适当的劳动使他的机体产生了旺盛的生机，或者是全靠了他那乐观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在发挥作用？也可能是由于三者的巧妙、有机的结合，才使得他的生命居然比医生们预计的时间还活得更有力和长久？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吧，我们只消为他感到高兴就得了。

记得第一次收获苹果的那一天，休养员们和医生、护士们都一起来帮忙。那欢乐的歌声和笑声，盖住了大海波涛的喧响。收获苹果的开摘典礼是这样的：先由老贺从枝头摘下第一个苹果，然后，大伙儿才开始摘。在同志们充满喜悦和期待的目光下，当老贺从树上小心翼翼地把一个又红又大的红元帅苹果摘下来的时候，他激动得胸膛在起伏，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我提议道：

“这第一个苹果，应当请老贺先尝尝！”

“哦，不不，我怎么能享受在前呢？”老贺把那个红元帅苹果捧在胸前，感情显得十分深沉地说道，“同志们，捧着这